

鸣沙山 月牙泉

毛柯柯

少儿时,敦煌的地名如雷贯耳。多数人说起敦煌,话题必然联系到莫高窟和月牙泉。那时,在我的印象里,敦煌好像就是莫高窟和月牙泉。也从那时起,我对月牙泉奇妙的自然现象产生了好奇心,譬如月牙泉被沙漠包围,那一池清泉自古至今为何没有被四周的沙丘吞噬?又如环抱月牙泉的沙山为何在外力(风吹,滑沙)的作用下会有鸣响?还有千百年来,鸣沙山滑落的沙粒为何没有把月牙泉淹没?再如人们白天在鸣沙山滑沙时,下滑的沙粒为何一夜间又回到原处?是神仙的功力?……这许许多多的疑问,我总想找出答案。

近几年,我先后五次到过鸣沙山、月牙泉。前四次是参加会议或陪同友人。那时景区人头攒动,人满为患,想观察、探究一下月牙泉的神奇缘由,条件不允许,每次只能上车睡觉,下车拍照。

这次来月牙泉,在金秋时节。按平常是敦煌的旅游黄金期,人流在全年最高。然恰逢江苏等地疫情刚刚控制,整个旅游行业还在恢复期。有熟人向我推荐,现在月牙泉景区人流稀少,进去绝不会拥挤,我便再次游览。偌大的景区内,果真游客无几,实在安静极了。我先是缓步走近月牙泉,绕月牙泉的堤岸走走停停,站一站,看一看,想一想。接着又

拾级走上观景台,凭栏远眺,蓝天、白云、沙丘;近处泉水清静,芦苇随风摇曳;耳边时时传来驼铃声,让我浮想联翩。

在月牙泉南岸,我隐约看到泉水最高水位线的痕迹。据说月牙泉水最深时达6.8米,而且水里有铁背鱼和七星草生存,它们与五色沙一起成为月牙泉、鸣沙山里的三宝。我记得上世纪90年代,听说月牙泉水位急速下降,已接近干涸,引起了地方政府和百姓的关注,保护月牙泉的措施启动。先是关闭了月牙泉周边的4000多口机井,杜绝地下水资源开采,保证地下水不再下降。接着又汇聚祁连山雪水,在月牙泉周围的沙丘上搞人工滴灌,不断补充地下水资源。由于月牙泉的泉眼完好存在,使救护月牙泉的措施取得明显成效。现在,月牙泉水位已经恢复并上升,最深处达到了1.8米。

接着我向月牙泉东边的沙丘走去,并缓步攀登沙山的高端。在环抱月牙泉的沙丘中,东边的沙山相对要高,那天人不多,是登高远望的好机会。爬沙山很花费体力,且不可心急,上行时每前进一步都要退滑下来半步,我在沙坡上歇了许多回,总算爬上顶端。天高云淡,微风拂面,放眼远望,我仿佛站在一个庞大的“沙盘”前,一下子看清了月牙泉及其周围的地势和地貌。在我心里,那条遮盖住月牙泉神奇面容的纱巾,似乎被飘动

的热气流缓缓撩了起来……

从“沙盘”上看,鸣沙山是很小的沙堆,它处在一个东西长约四十公里、南北宽约二十公里的条型沙丘的中部北端。鸣沙山东面和西面,是一望无际的茫茫戈壁,而它的北面是一大片绿洲,那是美丽的敦煌市,南面则临近大名鼎鼎的祁连山当金山脉。月牙泉坐落在鸣沙山坡底,泉的北面被一座不很高、也不很大的沙包遮挡。从高处望下去,月牙泉并没有完全被沙丘包围。以月牙泉为起点,有一条由西南转向东北,画了一个弧型后,再转向西北辽阔平原的天然通道,通道将环抱月牙泉的北沙丘和东沙丘切断,使月牙泉有了八卦地形的特征。每当西北风南下,顺着S型通道刮入月牙泉时,风力撞到南、西、北三面沙丘后受阻,迫使急聚的风团从沙丘的底部冲向天空,在强大风力的带动下,南、西、北三面沙丘的沙粒自然向上方移动。这大概是白天滑落的沙粒能在夜间还原的因由。

月牙泉鸣沙山的沙粒也与众不同,其奇特的表现是沙分五色,由红、黄、绿、白、黑组合。五色沙的沙粒表面粗糙,在受力运动中,会因气流穿过的摩擦而发出嗡嗡的巨响。目前,景区已经把这种独有的沙粒资源、鸣响资源作为旅游元素,每年借助滑沙活动,让游客体会

鸣沙的奇妙和乐趣。

神奇的月牙泉还有许多传说和故事。譬如现在的观景台在久远以前是一座寺院,名为小雷音寺(现址在月牙泉以北四公里处),相传唐僧从印度取经归来时途经敦煌,曾在小雷音寺翻译经书,并为当地民众讲经说法;又如被称为天下第一泉的月牙泉,在鸣沙山里并非唯一。据说在月牙泉西南方向七八公里远的沙丘里,还有一眼泉水,水面是均匀的圆形,人们称之为日泉。日泉的水面比月牙泉要大,她的神奇之处是每年冬季,泉水会自然干涸,点滴不剩。而到来年三四月,又见新泉缓缓涌入,直至恢复日泉的原貌。日泉中有植物,也有生物,像很小的螺蛳类生物,冬季遍地是螺蛳壳,夏季又会出现鲜活的螺蛳。传说在古代,人们把日泉称为天下第一泉。那么日泉与月牙泉,日与月,阴和阳是否存在关联?再譬如月牙泉曾经也叫“圣泉”或“药泉”,这是否与古时当地百姓有用七星草治病、喝泉水祈福的风俗有关?另外,在月牙泉以北不远,有一处药王庙遗址,这药王庙曾经又是怎样的境况呢?

我想,月牙泉这么多的神奇,一定还有很多故事,这些故事或许会成为月牙泉旅游景区新的亮点,会给游客及敦煌人民带来更多的福音。

宁波“冷”话

方颖彦

眼下,温度已逐步下降了,天气变得越来越冷,特别是早晚温差交大,让阿拉上年纪人受不了,需适时添加衣物,一不小心,就马上会冻出感冒等毛病来;不过,在这冷天过里头,可隐藏了不少趣味的有深意的宁波“冷”话呢!

天气一冷,要是人在外头一时三刻吸入过量寒气,或者吃冷食过快过多,人马上就会“打冷呃”,它翻译成书面语即为“胸膈凉季”。冷,受凉;呃,气不通而发出的呃呃声。例如:“连续打冷呃了会打煞人,要当心眼”。

天气刚刚冷起的辰光,可以用“暴冷拢”这个词来讲。“暴冷拢”:暴,初、刚刚的意思;冷拢,天气骤冷的意思。指的就是天气刚刚冷起的日子。例如:“依乡下头阿姨旧年暴冷拢来过一埭”。

天刚冷起的辰光,也可理解为有点冷。那么,用“冷刮刮”“冷丝丝”,这两个宁波“冷”语来形容,也相当贴切。二者意思相近,皆能解释为“有些冷的感觉”。但是,“冷刮刮”中的“刮”字,只引伸为表面。例如:“这种冷刮刮的东西有啥吃头拉”;而“冷丝丝”里的“丝”,音同“世”,意思为少许。例如:“天亮起来人有眼冷丝丝的”。

要是天气很冷的时候,就要用“连底冻”这个冷词来讲啦。从字面上初初来看,“连底冻”,可解释为,“大冰冻、冰冻直到盛水器的底部为止”。譬如:“今朝日昨会介冷拉,水缸也连底结冰了”;它也特指老底子那最冷的日子。有句谚语说的好,“撒扁不怕连底冻”,以它举例子来讲:“这几日连底冻,上学去衣裳要多加两件穿穿”。

“冰骨使冷”“冰冰冷”“冰冷”这组词语,和“寒冷”一词意思相同,只不过字数上不同、口头表达出来有所不同,但是,解释起来最终都为:非常冷、寒冷,像泡在冰里、冰水里一样冷。比如讲:“人会吓手骨脚骨冰冰冷”。

俗话说得好,“春生夏长,秋收冬藏”——天过冷辰光,人要是个不注意休息、不好好保养、不善待自己而拼命透支,极易生毛病,是得不偿失的。

“伤风气”“寒势势”和“发寒热”等等宁波老话,就折射了阿拉人生毛病辰光的不同程度的症状。“伤风气”,人不小心遇冷而感冒时候的初期症状,这里的伤风,指的就是“感冒”;伤风气,说的是在宁波民间,认为感冒是因为偶感次冷风,或寒气而生成,故而老宁波称之为“伤风气”。例如:“这两日天价冷了一冷,我就伤风气了”。

“寒势势”,比“伤风气”进了一步,为遇冷而感冒的中期症状;它意思是指“人浑身有些寒冷感、不舒服”。势,本义形势,趋势。比如:“天亮头他爬起来就有眼寒势势,弄莫好人发热的咧”。

“发寒热”一词,比起“伤风气”和“寒势势”,更进了一步,为遇冷而感冒的后期症状。“发寒热”,同“发烧”,可解释为有人有热度、体温超过正常的37摄氏度。例如:“摸摸有点烫,勿晓得会勿会发寒热?”

听年纪大的宁波人讲,宁波俗语有“五更三点,温度最低”之说;那首老民歌中也唱到:“爬起五更头,梳一绕绕头”,旧时宁波城乡各地都有更夫敲更,从天色暗下各家关门后的晚七时起头更,每两小时为一更,从二更开始敲,报时兼巡夜防火……到了五更头,凌晨三时左右,不管是天过热,还是天过冷,相对来说,都是一日中气温最低的时刻。因此,它们从另一层次里深刻地反映出冷的感觉,或者说对冷的另一种描写。若是一句地道的宁波话来讲,譬如:“五更头,冷清清,衣裳多穿点。”

“寒抖抖”,本义也是指因寒冷而发抖。寒,寒冷;抖,发抖。但又可引伸为孤独无援而心里发毛,心里有些没底,怕出事。例如:“介大事件叫我一个人去做,心里总有眼寒抖抖”。

还有一些诸如“冷面冷答”和“阴笃笃”等之类的带有“冷性”的词语,虽与“冷”意不太大搭界。“冷面冷答”,即不热情、冷冷淡淡。面,表情;答,应答。例:“我好好搭其讲讲,其会冷面冷答对待我”。“阴笃笃”,意思主要是指“人有些阴险”。笃,戮,捅。譬如讲:“这人有眼阴笃笃,你要当心点”。

秋韵写意

盛常国

寒意四起
黄叶遍满地
或来自天之涯或来自海之角
又有几人读懂叶子上的情深

是岁月沧桑
风干了原有嫩绿的脂肪
是平实的面容
告诉我离冬天不再遥远
是千疮百孔的伤痕
看到了久盛不衰的傲骨

别把它只当无字天书
一切的成熟收获
都在它的季节里保存
只等明年复制
又一个人
那怕我已随天荒地老
或者在另一个世界遥遥
亲爱的风告诉我
拼得过严冬之后
春天吹着喇叭花
唱响生活如此多娇的歌

钓沧海

裘七曜

一声海潮一声秋色,几许深情几许遐想。又是秋天,在这样的秋夜里,远离故乡的我,思绪竟莫名其妙地像野草一样蔓延而开。窗外有月,树梢缓动,在微微的秋风里,岁月的风铃叮叮当当,它把我吹到了故乡的海边。那一刻,却又恍惚着神清气爽,神采飞扬:因为眼前突然涌上一片湛蓝的海,而我,又成了海边一个无牵挂的快乐人。

多年前,我在故乡的小学任教,那是象山港畔的一个小渔村。海边有山,更令人神往的是那里还有一条开满野菊花的幽静小道。秋天的时候,我总爱去那个叫黄岩潭的地方垂钓。

在每个周末来临的前一天傍晚,我已开始打点自己去海边垂钓所需的“行李”。然后,在晨光熹微的时候,我像露珠一样沾沾自喜,匆匆着走向那里的海边。

海边有户人家,那是一对年近六旬的夫妇。每当我快到他们家门口的時候,他们家的两条狗总是不明所以地冲我大吼。然后被主人一顿臭骂,那两条狗很不好意思地呜咽了几下,悄悄地低下了头,接着穿越沙滩,躲进了一米多高的草丛,害羞得不敢出来。

我还未跟他们夫妇打招呼,就看到了他们俩爽朗的笑脸。在那个时段段,女主人总是边做早饭边忙着喂家禽和牲口,炊烟在屋顶袅袅而升,和那林间的雾气氤氲着。男主人呢,有时候正好用两个木桶挑了一担泉水过来;而有时候正好在屋边的菜地拔草。每当我走近他们的时候,他们像秋菊一样灿烂的容颜总能让我心生感慨:其实这样的生活挺

好的,独居一隅、悠然自得,与世无争、其乐融融;而且背靠青山,林木茂盛,面朝大海、清新富氧,种桃植梅、耕海牧渔……每当黄昏来临之时,在门口摆一张小方桌,炒几个时令蔬菜,加偶尔所获的海味,喝上几盅自家酿制的米酒,在凉风习习间听海鸡鸣叫、翔绕空中,看海上船儿来往、灯光移动,直至潮声月色,掩门而眠。

此刻的海潮像一个刚睡醒的婴儿,已经开始在急不可耐地要躁动,昨晚的扳罾人整夜未眠,他们的罾棚网依然在海水里一起一落地期盼着。那是一种由网衣、天杆、扑水、拉绳、撩兜、渔篓等组成的古老的捕鱼工具,它以倾斜角60至70度的姿势想和大海温柔拥抱。在秋阳下,却又如一个慈祥的牧羊人,在风吹白浪的海边寂寂伫立。

曾记父亲以前也是扳罾人,我那时常去青山脚下的礁石上看父亲扳罾。看到我来了,如果运气不错的话,父亲总会满心欢喜地杀一条刚上网活蹦乱跳、透骨新鲜的鲻鱼。然后用海水一洗,在乱石胡乱搭成的“灶台”撒一把盐焗其。清蒸的鱼和米饭香喷喷的,我把头伸进碗里,吃得津津有味。父亲用酒瓶喝一口酒,偶尔会幽默地来一句:听菜刀刀有,扳罾网空空。

当然,不可能网网空,总会有鱼会在你我的世界路过,总会有鱼人网和你一往情深。就像总会有人和你一起走长长的路。

我找了一块凌空而出的礁石,这是一块可以让老僧人定的礁石。我想在这里钓沧海藏心间。真的,去海边垂钓虽

说是为了鱼,但更多的是为了心旷神怡。这只有喜欢钓鱼的人才真正懂得,并乐此不疲地偷享这种乐趣。

此刻,我已经开始在享受这种妙不可言的乐趣了。身后那座像碉堡一样的礁石山上一蓬蓬荆棘的灌木,它们的枝条上像漫天星一样布满了一种油亮而又略显金黄的果实,又如佛珠似的被虔诚的信徒揉捏了千百回,在千姿百态的礁石上熠熠生辉。这种果实我们总称它为“毛栗”,春夏的时候它肆无忌惮地开着白花,而在秋天里,它装进了我童年和少年的口袋,酸酸甜甜的滋味,至今仍让我在梦中回味。

我把鱼钩抛在海里,桔红色的浮标在水海里轻漾着,波浪吻着脚下的礁石,偶尔的飞溅是对礁石的一片柔情。我把鱼竿插在礁石的缝隙间,因为我觉得长时间地提着鱼竿既无聊又疲惫,我是一个比较好动的人,我不想这样。此刻,潮水边缘的礁石上爬满了密密麻麻的海螺,它们仅有小拇指的指甲那般大小,它们那哥特式的同心椭圆形,或是它那张开的壳瓣,都令人心旌摇荡。它们在湿润的海苔上或杂碎的缝隙里缓慢而有层次地蠕动着。当然,如果运气不错的话,有时候也有可能会捡到拳头大小的海螺。曾记有一次,海水如此明澈,海水5厘米下的礁石上,它们很悠闲自得地在那里时隐时现,我乐不可支地把手伸下去捡了十几个大海螺。

前方的鱼竿已经弯下了腰,那个桔红色的浮标此刻已经不见。我一阵兴奋,在海边长大的我无论礁石上的道路有多崎岖,有着飞鸟般机灵的我总能在

那里轻盈自如、健步如飞。奋力着想提起鱼竿,却发现如此沉重,担心着细如发丝的鱼线会不会断,只能收一下,放一下,全神贯注和遐想里的大鱼打“持久战”。终于,海底下的鱼耗尽了它所有的体力,它一声长叹,很不情愿地被我拉出了水面,在我的网袋里作最后的挣扎。

天空如此高蓝,棉花糖般的云朵在那里不停地变幻着自己的身姿,清澈湛蓝的海面有微风轻拂脸庞。那一刻,我的心灵也不由跟着纯净通透起来。偶尔,那些穿迷彩服的渔民驾驶着他们的小船在海的边缘来回着,忙碌着。我朝他们挥挥手,他们大声着,应和着海风徐徐传来:有鱼吗?我提起养鱼的网袋朝他们晃了晃,然后看到他们边驾驶着小船擦肩而过并竖起了大拇指。

远方是一望无际的海,那里有几个若隐若现的小岛静默着,离去的船只总爱消失在那里,我所有的遐思遐想跟着它们远去……

多年后,随秋风沉醉在灿然寂寂的月夜,总能想起那块凌空而出的礁石和海面;还有在夕阳西下的归途中,站在开满野菊花的小径,看它们在风中漫开含笑,恣意摇曳……尤其是在兴奋的不寐之夜,我尽量让自己的心平静下来,神情专注地回忆那时自己在海边时的情景,然后慢慢放松,舒展自如地和它们一起轻拥入梦。

其实,每个人都像一座孤独的岛屿,每个岛屿都生长着自己的喜欢。自然,那故乡的海边,那里的一草一木,甚至每一块石头,都令人魂牵梦萦,让我时刻在梦中回望!



晨雾 郭宏尉 摄